

禁 色

法 律 出 版 社

禁 色

(日)三島由紀夫 林峰 译

法律出版社出版

衡水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14.125印张 320千字

1988年12月第一版 198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0

ISBN7-5036-0443-3/I·29

定价4.60元

内容提要

《禁色》一书是以男性为主题，以性报复为中心的社会小说。

作家桧俊辅三次婚姻的失败后，又遭几个女人的玩弄和欺骗，使他心灵受到严重伤害，他憎恨女人。他要报复伤害过他的女人。然而，他毕竟年事已高……他使用金钱收买了青年美男子南悠一用摧残和玩弄的手段去报复那些女人。就这样，南悠一和楠木夫人及恭子小姐等人玩起了感情游戏。继而，楠木夫人突然神秘的失踪……，恭子小姐也被引诱到郊外的旅馆里，使她目瞪口呆……。

本书详尽地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特别是人与性之间的丑陋关系，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女人欺骗男人和男人玩弄摧残女人的现实。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发端 | (1) |
| 第二章 | 镜子的契约 | (28) |
| 第三章 | 孝顺儿子的结婚 | (44) |
| 第四章 | 傍晚时所见到远处火景的效果 | (53) |
| 第五章 | 济度的开始 | (66) |
| 第六章 | 女人的不如意 | (74) |
| 第七章 | 登场 | (92) |
| 第八章 | 感情的密林 | (97) |
| 第九章 | 嫉妒 | (108) |
| 第十章 | 假的偶然与真的偶然 | (117) |
| 第十一章 | 家常便饭 | (133) |
| 第十二章 | 宴会 | (155) |
| 第十三章 | 殷勤 | (162) |
| 第十四章 | 特立独行 | (175) |
| 第十五章 | 不知如何打发的礼拜天 | (182) |
| 第十六章 | 旅行的经过 | (196) |
| 第十七章 | 任性 | (207) |
| 第十八章 | 见者的不幸 | (218) |
| 第十九章 | 火的伙伴 | (229) |
| 第二十章 | 妻子的灾祸是丈夫的灾祸 | (248) |
| 第二十一章 | 年老的中太 | (267) |

| | | |
|-------|-----------------|---------|
| 第二十二章 | 诱惑者····· | (276) |
| 第二十三章 | 成熟的日子····· | (300) |
| 第二十四章 | 对话····· | (305) |
| 第二十五章 | 改变身····· | (315) |
| 第二十六章 | 夏天酒醒了····· | (324) |
| 第二十七章 | 晴天霹雳····· | (351) |
| 第二十八章 | 机械构造的神····· | (374) |
| 第二十九章 | 雄壮的恋情····· | (388) |
| 第三十章 | 精神及金钱的各种问题····· | (397) |
| 第三十一章 | 桧俊辅的《桧俊辅轮》····· | (416) |
| 第三十二章 | 大团圆····· | (429) |

第一章

发 端

康子经常来这里玩，态度上也愈显亲密。她毫不在乎地就往躺在庭院藤椅上休息的俊辅身旁一坐。这种亲昵热络的举动，让俊辅觉得很高兴。

正值夏日，整个上午俊辅都拒绝见客。兴致一来就利用时间写作，若没有写作的情绪，就干脆写写信。要不然就搬把藤椅到庭院的树阴下，躺在上面看书，或是将书掩在膝上，什么都不做，漫无目的地打发时间。偶尔，摇铃唤女佣端茶来。如果前一天晚上失眠或睡眠不足，他就把盖在膝上的毛毯拉到胸前来，小睡片刻。已经超过花甲之年五岁了，但他对于一般人具有趣味的事物，都不感兴趣。并非他特别尊奉这种无所事事的主义，只因为俊辅这个人，对自己本身或对他人的兴趣都缺乏客观性的认识。由于他这种极端的主观，以及对内对外的事情都处理的不恰当，而呈现出痉挛性的人际关系。这一切给他老年的作品，不断地带来新鲜与娇嫩。同时，在他所写的作品中，也要求做这样的牺牲，亦即人与人之间性格的冲突，而引起戏剧性的事件、诙谐性的描写，以及性格本身造型的追求，或环境与人物的相处等，真实小说所具备的条件，也都在他如此主观的因素影响下，被牺牲了。所以，有两三位苛刻的批评家，直到目前为止，还吝于坦率地称他为“文豪”。

康子坐下来之处，刚好是俊辅直直搁在藤椅上用毛毯盖

着的双脚上。她很重。俊辅想开些玩笑，但一直没开口。异常聒噪的蝉鸣声，更加深入两人之间的沉默。

俊辅右膝盖偶发性的神经痛又发作了。发作前，脚的内处会渗透出像雾霭般隐隐约约疼痛的预感。既老又脆弱的膝盖骨，要长时间负荷少女温暖肉体的重量，那是相当冒险的事。但逐渐加剧的疼痛，在俊辅忍着痛苦的表情上，显露出一种十分狡猾的快感。

俊辅终于说道：

“康子啊！我的膝盖现在很痛，让我把脚挪个位置，好再坐下来，好吗？”

瞬间，康子带着认真的眼神，担心似的注视着俊辅的脸。俊辅笑着。一丝不轻易察觉的轻蔑，从康子脸上掠过。

这个老作家懂得这种轻蔑。他站起身来，从身后环抱着康子的双肩，伸出手轻轻托起她的下巴，吻了她的唇。象尽义务般的应付过后，右膝盖剧烈的疼痛又涌了上来，他象刚才一样又躺回椅子上。待他能够把脸仰起来时，四周已不见康子的芳踪。

以后的一个礼拜，康子杳无音讯。俊辅散步时，拜访了康子的家。从她家人的口中得知，她和两三位同学，一起到伊豆半岛南端海边的温泉区去旅行了。记下旅馆的地址后，回到家，俊辅马上准备动身去旅行。正巧最近有一家出版社，一直向他催稿，于是俊辅就拿这件事，来作为夏日突然单独旅行的借口。

因为忌惮酷暑的炎热，俊辅于是选搭早班车出发，但是身上穿的白麻纱西装上衣的背部，不一会儿就被汗水湿透了。他倒出热水瓶的茶来喝。象竹子般干枯细瘦的手插在口袋里，来为他送行的大出版社职员，交给他全集内容的样

本，好让他在车内打发时间。

这次出版的“俊辅全集”，是第三部全集。第一部全集，是他四十五岁时所编辑的。

“那时的我，”俊辅想着，“当时在一般社会上，认为我的作品风格已趋于固定、完美的境界。但从某种意义来看，论定这些先前已到达圆熟化身的作品，便再也无法求取突破。但我却置之不理，仍然一味地沉溺于我的愚行中。事实上，愚行本身并不意味什么，愚行和我的作品无缘，愚行和我的精神、思维都毫不相干。因为‘我的作品绝非愚行’（着重号往往就是作者所怀抱的一种讽刺性的表白），所以，对本身的愚行，我骄傲自己不必借思想来加以辩解。我为了让思想纯粹，所以将足以影响愚行的思想、精神作用，安全剔除掉。虽然这样，并不意味里头所存在的仅有情欲的动机。我的愚行，对我的精神、肉体，均不会有拘束力，它所拥有的是无垠无涯的抽象性。它要威胁我的作法，只有诉诸于非人性的作法。今日依然是这样，六十六岁的现在也是一样……”

他露出苦笑，注视着印在样本封面上的照片。

那张照片。究其量只能说是一个丑陋老人的照片。如果要勉强从他身上，找出一般社会所沉迷的不可靠的精神美，也并不困难。宽广的前额，刨削贫瘠的双颊，表现贪欲的宽阔嘴唇，以及意志坚定的下额。这张面容，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是过去长时间从事与精神劳动有关的工作，而刻画出来的痕迹。与其说这是一张由精神构筑而成的脸，不如说是被精神所侵蚀的脸。他的脸部表情，有某些过剩的精神性，或某些过度曝光的精神性。毫无遮掩而露出缺点的脸，是非常丑陋的。俊辅的丑陋，就如同一位精神衰弱者，无法使出

一丝力量来遮掩他的缺点，而任其裸裎般的惨不忍睹。

由于受到近代知能享乐主义的残害，把对人性的兴趣转换成对个性的兴趣；美的观点中，抹掉了普遍性，而做出类似强盗般的暴行，摒除了伦理和美的构合；那些有本事的人，若要说，俊辅的风貌是俊美的，那也是他们的自由。

尽管如此，这张被刊载在封面上的老丑面貌，与十几位知名之士写在封底的推荐广告词，仍然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些精神界的拨尖人物，随时会出现在必要的场合，按照被指定的曲子，如引吭高歌的秃头鸚鵡群般，对俊辅难以形容的作品，齐声发出不安之美的讴歌。譬如，一位名闻遐迩的书评家，同时也是一位专精通文学的研究家，将俊辅全部二十年的作品，做了概括性的评断。

“他多产的作品，就象暴雨般打在我们的灵魂上，他用真情来写，再以不诚实将之流传下来。桧氏本身若没有不诚实的才能，那么，他就会一边写，一边将之撕毁，就不至于有如此死尸累累的作品，暴露在众人面前。

“桧俊辅的作品中，有不测、不安、不吉、不幸、不伦、不轨——所有描写黑暗之美的因素。如果他要以一个时代作为背景来描写时，他所选用的一定是一个颓废的时代背景；如果他要以恋爱故事作为他的素材时，那么他将会把重点置于失望和倦怠上。能够以健康旺盛的笔调来描写的，就只有象猖獗于热带都市的瘟疫般，肆虐于人心的孤独而已。一般人性中所具有的强烈的憎恶、嫉妒、怨恨、热情等种种，对他而言是毫不相干的。虽然如此，他对于这些尚有一丝温暖的热情死尸，谈论他们生前本质性的价值，这比描述它生前燃烧的各个演变还来得多。

在没有知觉中，可以感觉出敏锐的颤栗；在悖论中，有

濒危危殆的伦理感，在没有知觉中，呈现出雄雄的撼动。为了要在这种异论的演变中摸索，于是产生了如此巧妙的文体！换句话说，郎新古今风的洛可可式文体，在言语上真正意义的‘人工的’的文体，既不是思想的衣裳，又非主题的假面具，只是为了衣裳而衣裳的文体，而与所谓的‘裸的文体’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巴特农神殿的山形墙上所看到的命运女神像，或者在派欧尼斯所雕塑的胜利女神之像上，缠绵美丽的衣裳绉折中，有类似的东西存在。流顺的绉折、飞翔的绉折，并不只是在于呼应肉体的动态，随从它的也不仅是那种流线的集合，而是它本身的流动，本身飞翔的绉折……”

愈看，俊辅的嘴角愈露出焦躁的微笑，且喃喃地自语道：

“他完全不了解！完全猜错了方向！这真是荒唐无稽、徒有美丽外表的追悼文罢了。枉费我与他交往了二十年，他竟是个如此愚蠢的家伙。”

他坐在二等车厢里，将眼光转向视野辽阔的窗外，眺望着海面的景致。渔船正扬帆向海上出航；渔船仿佛意识到有无数的目光，正对着它行注目礼般，没有充分张扬的白色帆布，畏缩地偎依在帆柱上，表现出一般忧郁的媚态。当时在帆柱的下方，忽然发出一道急闪而逝的锐光，而火车刚好在这时候穿过被炎夏上午的阳光所曝晒的赤松林，驶进了隧道。

“那道倏然掠过的闪光，会不会是镜子的反光呢？”俊辅如此想着。

“渔船上是不是有女渔夫？现在她正对着镜子化妆吗？她那被阳光灼黑、比男性还要粗糙的手掌里所执着的镜子，好像要推销她的秘密般，偶然掠过列车上的乘客，送来一个

带着信号的秋波。”

俊辅驰骋在如此诗情画意的幻想中。当他将幻想的镜头逐渐移到那个女人的脸部时，那张脸瞬即变成康子的脸。这位衰老的艺术家，汗涔涔的瘦躯，不禁瑟瑟地颤抖着。

那个人确实是康子没错吧？

“凡是一般人性中所具有的强烈的憎恶、嫉妒、怨恨、热情等种种貌相，对他而言，都是毫不相干的。”

这全然是一派胡言！是无稽的笑话！天大的谎言！

艺术家会因为被人逼迫，而隐瞒真情。至于社会上一般人，也会遭受强迫，而有所隐瞒。但这两者之间的隐瞒有显著的差异。艺术家是为了表现而隐瞒，然而一般人欲是为了隐藏而隐瞒。

把朴素而恬淡的告白，化成不肯定的另外一种结果表现出来，这是俊辅被企图要求社会科学和艺术必须一致的一派人，责备为无思想的关键。可是责备他的那些人，就如同歌舞团的舞女，将裙裾一掀，露出大腿让你惊鸿一瞥般，在作品的结尾，以“光明的未来”象征性地当作思想存在的认定。对于这种毫无意义，象骗人的假比赛一样的事，俊辅当然不加理会。虽然这么说，俊辅对于生活和艺术的想法，根本上就有某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导致他思想的不妊。

我们称之为思想的东西，并非事前就存在，而是事后才附会出来的。首先，思想这个东西，是针对因偶然和冲动所引发的一种行为，以辩护者的身分登场。辩护者将赋予这项行动一个合理的解释和理由，将偶然变成必然，将冲动变为意志。思想不会治疗撞到电线杆的瞎子的伤，但最起码的，思想拥有不将受伤的原因推到瞎子身上，而是去怪电线杆为什么要矗立在那里的力量。所以每一件事情的行为，完全是

事后才被加上理论的，之后理论变成体系，而这样的行为主体，就成为日后所有行为的概念性。他有了思想，若他将纸屑丢到马路上，他的这项行为，便是经由他的思想而行的。因此，思想的主人，如果确信自己思想的力量，可以让行为无限的展开，那么他就会变成思想牢狱的囚犯。俊辅的愚行，从他的思想中，明显地被区分出头。结果，他的愚行变成没有回报理由的一种罪行。他的作品中，不断被驱逐的亡灵，每天晚上都会来威胁他的睡眠。三次的婚姻，都是以“失败”做为结束，但在他的作品中，对于他的任何一次婚姻，都无法瞧出蛛丝马迹。从青年时代到目前，俊辅的生活便是不断地蹉跎与失败、误算的连锁。

这和憎恶无关吗？那是骗人的！这和嫉妒无关吗？那也是骗人的！

他的作品中，好像漂浮着一股玲珑的谛念。但相反的，俊辅的现实生活是不断地憎恶，不断地嫉妒。再加上三次失败婚姻的蹉跎，以及十几次狼狈的恋爱结果，……因此，他对女人有抹煞不掉的憎恶。但是，这位不断被折磨的老作家，未曾将这种憎恶，当成他作品的装饰。这是一种何等的谦虚，何等傲慢的举止啊！

在他大部分作品中，所出现的女人，不仅是男人，即使女性读者看了，也都会有隔靴搔痒、过分清净的感觉。有一个好奇的比较文学论者，把他作品中的女主角，拿来和爱法华·A所描写的超自然的女主角——莉西亚、蓓蕾尼斯·莫蕾娜、亚夫鲁迪伯爵夫人等来做比较；这些女人都具有大理石的肉体。出现在俊辅文章中，那样容易疲倦的恋情，就好像午后的阳光，到处投射在雕像上短暂的影子而已。因为俊辅害怕赋予自己作品中的女主角感性。

有一位好好先生的批评家，指称俊辅是永远的女性崇拜者。他这样的称呼，真是意外的恭维。

俊辅的第一任妻子，是名窃贼。为了排遣两年来无聊的婚姻生活，她就把冬天的外套一套、鞋子两双、西装布料两块、西德葵司相机一架等东西，巧妙地偷去卖掉。离家出走时，还将宝石类的饰物，缝在衣领、腰带里一并带走。俊辅的家，素来就有财主之称。

第二任妻子，是疯子。她经常幻想当她睡觉时，她的丈夫会杀她，而终于被这个固执的观念所俘虏，以致失眠症变得愈来愈严重，歇斯底里的病症也愈趋激烈。有一天，俊辅从外面回来，闻到屋里阵阵的异臭味。他的太太堵在门外，不让他进屋里去。

“让我进去啊！我好像闻到一股异味。”

“现在不行，我现在正做一件很好玩的事。”

“什么事啊？”

“你经常往外跑，是不是在外面有了女人？我把那个女人的衣服剥下来，正放在火上烧，好爽快喔！”

俊辅将她推开，挤身进入屋内一看，散置在波斯绒地毯上，烧得火红的煤炭正在冒着烟。他的妻子，又蹲在壁炉旁边，安详沉静地用左手按住右手的袖子后，用火铲将煤炭铲起来，再散播在地毯上。俊辅惊惶地过来阻止她，但她却以一股可怕的力量抵抗他；好像被擒住的猛兽，使出全力想要鼓翅挣脱般地把全身的肌肉都固结起来。

第三任太太，到死为止，一直与他保有夫妻名分。她是个淫荡的女人，她让俊辅尝尽了所有做丈夫可能经历到的苦恼。第一件造成苦恼的事，至今还栩栩地映在俊辅眼前。

俊辅有个习惯，即和太太同床后，再去工作就会觉得很

顺利。因此，晚上大约九点，和太太同床后，他就将她独自留在卧室，而迳自上二楼的书房，一直写作至凌晨三、四点，然后就直接睡在书房的小床铺上。他每天严守着如此一成不变的生活，从前一天晚上直到次晨十点，俊辅均不会再与他太太碰面。

在某个仲夏夜晚，他觉得心田深处有一股难耐的情欲在骚动，极想再去惊醒他的太太，但最后他还是以一股对工作的强忍意志力，抑制了这颗想恶作剧的心。所以，那个清晨为了要克制这股冲动的情欲，他一直鞭策自己工作到将近清晨五点，经过了这一夜的充实，他已经毫无睡意。心想妻子一定还在卧房里睡觉，为了怕发出脚步声，他蹑手蹑脚地下楼，悄声地打开卧室的门。然而，妻子却不见了。

瞬间，俊辅觉得这是一种必然的演变。也许因为他早就预测出会有如此的结果，也害怕这样，因此，他才会那样偏执着一成不变的规律。

但是内心的这股激荡，马上又被自己给按捺下来；也许，跟往常一样，在内衣上披加黑天鹅绒睡袍的妻子，正好上厕所去了。因此，他在卧室里耐着性子等待，但妻子始终不曾出现。俊辅被一种不安所驱使，迈向通往楼下厕所的走廊去。结果看到厨房的窗下，穿着黑色睡袍的妻子，静静地将两双手肘，支撑在调理桌上。那个朦胧的黑影子，究竟是坐着或跪在那里，实在无法分辨。俊辅就躲在出入厨房的厚缎子布帘后偷窥。

这时，距离厨房约三、四公尺的木头后门，发出嘎嘎的开门声，同时，传来低沉的口哨声。这时，该是送牛奶的时刻。

邻家庭园孤独的狗声吠起，送牛奶的人穿着运动鞋，从

木头后门进入，走在被昨晚雨水润湿的铺石小径上。这男人劳动而热情的身体，穿着兰色的T恤衫，当他裸露的手臂，碰到湿濡的树叶，脚底感受到地砖的湿冷时，油然雀跃起来。他的口哨吹得很响亮，也许他年轻的嘴唇，是为黎明的清爽而发声。

妻子站了起来，打开厨房的门。在拂晓中，有个人影站在黑暗中，依稀可见他露齿而笑的白牙，以及深蓝色的T恤衫。晨风吹起，撩起布帘下摆的花边微微晃动着。

“辛苦了！”

妻子如此说，接过了两瓶牛奶。奶瓶碰撞的声音，及奶瓶和她手上白金戒指的摩擦声，很是神秘。

“太太！该奖赏我呀！”

年轻人厚着脸皮，甜腻腻的如此说。

“今 不行。”妻子答道。

“不要今天也可以，明天白天如何呢？”

“明天也不行。”

“怎么了，十天只有一次，你是不是另有‘门路’呢？”

“哎！声音不要这么大。”

“那后天呢？”

“后天可以。”妻子将“后天”这句话，以一种好象要把易碎的陶瓷偷偷摆在橱柜般，小心翼翼的如此说道。“后天傍晚，我先生要去参加座谈会，所以没问题。”

“五点可以吗？”

“嗯！五点——也好！”

妻子快速地把门关上，年轻人依然不走。用食指在门柱上，轻轻叩了两下。

“现在不行吗？”

“你到底讲什么吗！我先生在二楼呢。我讨厌这样不有趣的人。”

“那么接吻好吗？”

“在这个地方不行。若被人撞见了，岂不是要遭大殃。”

“只吻一下。”

“真是烦人的小鬼。好啦！就只有接吻哦！”

掩上后门，年轻人站在厨房里，妻子脚穿着卧室用的兔毛拖鞋，走下厨房。

他们两人站着，象玫瑰花和其支柱般地拥抱起来。男人的手将睡袍腰带解开。妻子使劲摇头拒绝，两人似乎在进行一场无言的争执。一直背向这里的妻子，现在移转成男人的背。妻子被解开的睡袍，可见里头丝缕不着。年轻人在狭窄的厨房里跪了下来。

这时，妻子的眼睛，忽而闪烁，忽而隐晦，有时张开，有时半闭，究竟在看什么？是摆在厨房架上的珐琅锅？或冰箱、放置碗筷的柜子？还是反映在玻璃窗上摇曳的树影？挂在墙柱上的日历？如同为了明天一天的活动而静谧的营房一样，厨房也有令人感觉亲近的静寂，这一切在妻子的眼中，恍若无睹。可是躲在布帘后的俊辅，可以确定她的眼睛绝对看到某种东西，是属于门帘的一部分。而且她似乎明知道后头有个东西在注视她，但却始终不敢将眼光调转去看那地方。

“哦！那个眼神是绝对不看自己丈夫的有训练的眼光。”

俊辅颤栗地如是想。欲突然现身的想法，突然高涨起